

【当下文艺批评观察之二】

三点症候 批评生态失衡的

□马兵

以为批评不过是批评家与作家和艺术家的点对点关系,这是对文艺批评的极大误解,事实上,一个时代的批评是包括批评空间、批评主体、批评客体、批评媒介、批评制度以及其所附着政治、商业、文化语境等在内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系统。而当下的文艺批评之所以负面状况层出不穷,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当下的批评生态是失衡的,看着颇为热闹,但整个链条的运转远非良性,甚至远非理性,集中表现为如下几种失衡的关系:

其一,批评的媒介化和大众化不断开拓着新的批评空间,但很多所谓的文艺热点事件止于一种话题的消费式狂欢,话题背后的深层症候被轻易忽略,批评变得娱乐化、浅薄化,交叠错综的批评空间似乎容纳多元,仔细分辨就会发现,其发出的并不是和声共鸣,而是多声部杂乱无章地拼合,每一声部都是一套自循环,这使得批评生态整体的有机性受到极大损害。本来,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可以做到某种纠偏,例如,金庸等通俗文学巨匠的经典化即与大众阅读和读者批评的倒逼脱不开;再如,余秀华、乌青体、梨花体等一系列诗坛事件与诗歌界内部的批评体系关系也不大,它们作为话题不断发酵是由媒体策动的,然而对于新世纪诗歌走向起到重要牵制作用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来龙去脉,媒

体批评却不能提供足够学理化的背景信息,其后果是加重了普通读者与诗歌真相的隔膜。还有一个很富有个案意味的批评现象,即关于《平凡的世界》的专业评价与大众评价的分野,被不少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冷处理的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普通读者那里有着非凡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种文学评价的两极效应凸显了两种文化权力的角力,也是作品经典构建过程中非常有意思的部分,但可惜

的是,两种文化权力并未形成真正良性的互动沟通,而是在各自的场域里针锋“不接”地对峙。

其二,批评的主客体之间彼此尊重、彼此激发、彼此协同的关系受阻,此中情由,除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批评伦理底线失守的原因外,也与文学大环境的嬗变息息相关。稍微熟悉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人都知道1984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对其时文学走向的重要意义,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韩少功、郑义、阿城、李杭育、李陀、李庆西等,它不但促成寻根文学的正式亮相,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批评与创作紧密互动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除了寻根文学的发动,还有接下来先锋文学的潮起,新写实小说的渐成气候,也都与批评与创作彼此的呼应和关情分不开,说这些写入文学史的重要文学事件是批评与创作共同缔造也不为过。不过,随着商业大潮和后现代文化的潮涌,文学渐趋边缘,整个文学生态链受制于市场制度、学院体制和政策因素等而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创作与批评亦备受拨弄,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日趋解体,一个明证便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批评界和创作界很少再有联动协作的文学命名,即便有,其影响力和认可度也无法与上世纪80年代同日而语。

其三,在文艺批评的整体链条中居于关键位置的

批评对象活性不足,不断出现对批评的寄生现象。按常理来说,创作界对于批评的意见无论是虚心接受还是据理力争,都是一种活性的显现,批评生态的健康与可持续依赖这种活性。但是新世纪以来,在接受和反驳之外,出现了又一种创作对于批评的反应,即投机。举例来说,生态写作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学潮流,也诞生了一批佳作,批评界的跟进也算及时,并援用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形成重要的支撑。在这股写作潮流中,不难观察到很多对于生态毫无兴趣的写作者积极参与,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具体到某一素材中,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狼为题材的小说,在《狼图腾》和《怀念狼》之外,出现了大批陈陈相因、生搬硬套的仿作,这是典型的投机,它们以对潮流性的写作现象和批评话题的模仿和寄生,寄望获得发表、受关注或获奖的捷径,批评的回馈机制对它们而言其实是失效的。

综上所述,如果说批评伦理的重建更多倚赖批评者的学术、德性和审美感受力,批评生态的良性运转则是一个更为复杂也牵扯更多的题目。就目前来说,上述三种关系的修复,使得批评生态的每一链条形成真正良性的、系统的、富有成效的互动应是急务,毕竟,在这个生态链条的隐喻结构里,哪一方都不是局外人,哪一方的偏失结果都是一损俱损。

【冷眼旁观】

植入广告 这个“幽灵”

□毛尖

影视剧中的植入广告一直既是规定动作,又是规定杀手,各种笑谈奇谈,比如美基地工作人员在月球喝的是中国奶,用的是我们的品牌手机;网络剧中的植入广告则更加漫无边际,很多网络剧制作人都谈到过这样的制作动机,“当时就是出来散散步,一位地产商专门跑过来问能不能拍部以售楼小姐为背景的网络剧,他的意图很简单,就是配合新楼盘的推出。”再加上,一般国产网络剧的制作投入仅有普通电视剧的十分之一、大片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当年《唐山大地震》是1.2亿元的制作费用,但是同期的《老男孩》制作费用只有70万元,所以,网络剧制作更是大量依赖植入广告,相应地,“植入广告”也成了网络剧的头号话题和终极Boss。

2012年,广电总局禁止电视剧插播广告,植入广告迎来黄金岁月。网络剧投入低,受众广,尤其网络剧培养的是现在和未来的消费主力,所以一大拨广告商侵入网络剧,当然,题中之义是,网络剧的尺度更宽。

宽尺度既是解放力,也是生命力。尺度一宽,观众群也宽,剧民对接,互动也宽。网络剧的制作方式由此和传统剧的制作方式有了区别,制作方更在意观众的反应,彼此互动回馈,有了类美剧特征。因此缘故,网络剧中的植入广告也有了类美剧特征,广告的剧情化植入会在形式上有更多追求,甚至很多时候,广告凌驾剧本成为剧情主线,比如《四夜奇谭》。

颇有意味的是,当“植入广告”变成影视剧的规定话题,一方面是电影中的植入广告经常被骂狗血无节操,另一方面却是网络剧中的植入广告获得了奇特的“生命力”,植入广告和麻辣弹幕交相辉映,成为一种欢乐,我把它命名为“贱命力”。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贱”,是因为经过最近5年的网络实践,“贱”的负能量至少有一半让低俗感和潮爆力结合,草根向贵族“夺权”,低级向高级“鸣枪”,“贱”的勃勃生机让网剧中的广告文化带来了娱乐实践以及反抗的可能性。说明一下,这里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带着我主观的愿望,因为,要批评植入广告太容易。

当然,这种可能性也包含着最大的危险性,所以,我称之为“幽灵”。这个幽灵,也是让我们越来越警惕的资本的“幽灵”。

一方面,神圣的东西被亵渎了,个人尊严全部可以被兑换成交换价值;另一方面,曾经被垄断的“高级文化”也可以被自由贸易。一方面,品牌商要求网络剧走资本主导路线,另一方面,品牌商也敦促网络剧寻求更精良的制作、更有吸引力的故事,所以,如何驾驭这个“幽灵”是一个问题。

在驾驭幽灵方面,“腐”文化的失败是个教训。腐文化曾经以“爆棚”的面貌出现,但如今基本沦为影视剧中的花絮和点缀,不仅没有前沿性,反而变成了新的保守力量。网剧中的广告文化如何在网络生态中置之死地而后生,说实话,我也完全没有方案,只是觉得,在避免被资本完全吸纳、完全收编的道路上,网剧《万万没想到》第一季的制作有可供参考之处。比如,他们片头片尾的广告经常真假难辨,它用广告的逻辑调戏了广告,既利用了资本,又抗议了资本,而观众也在这个逻辑中,非常欢乐地用弹幕宣告:广告商露出了。

如何在未来网剧制作中既有效地和广告商达成生意,又能在生意中进行文化再培育,这是网络剧的根本性使命。

(据《文汇报》)

【所谓潮流】

你还是只沉迷『虐洋』 你是真喜欢『爱酱』,?

□王昱

上周,日本乒乓球女选手福原爱在里约奥运会女单比赛中获得第四名,没拿奖牌让她有点不满。不过,从个人名气上讲,“爱酱”这趟里约之行不亏。她萌萌的童年照刷爆了中国网络,网友们纷纷留言:“铁打的爱酱,流水的魔王”,为了凸显一个外国选手的“萌”,不惜开张怡宁、刘诗雯们的玩笑。这事儿在时下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自从山口百惠息影以来,很少有日本女孩收获如此众多的中国粉丝。“爱酱”的爆红,到底是因为什么?

在分析此问题时,首先必须承认,人家“爱酱”在日本就是个“萌物”,但“萌点”跟在中国有点儿不同。日语中有个短语是专属“爱酱”的,叫“边流泪边努力(涙ながら勉强)”,看过最近刷爆朋友圈的那个“爱酱三岁”视频的人,对这个词儿应该有些直观印象。日本文化中有一个很东方式的观点,认为一个人笨不要紧,肯努力就行。应当说,日本能从当年的东洋小国混到今天的局面,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一个三岁的孩子,眼里含着泪花还在努力打球,这种方式本身就“很日本”。日本人萌她是自然的。

多说一句,日语中“努力”的汉字其实写作“勉强”,而在咱们中国人看来,“爱酱”想在中国全面制霸的乒乓球界闯出一片天的努力确实很“勉强”。当她站上凳子才能勉强够到桌台时,咱在乒乓球上已经形成了“中国打世界”的局面,瓦尔德内尔不顾老迈之身,领

着欧洲乒坛顽强阻击着中国对乒乓球冠军的“包圆”梦想。到了新世纪,全地球人似乎都已经阻止不了中国乒乓球了,衡量中国队某届打得好不好标准不再是夺金,而是能不能在领奖台上同时升起三面国旗。然而,发展到这阶段,国人看乒乓球比赛的热情也明显下降。咱们中国人对体育比赛有个非常奇怪的标准,叫“为国争光”——体育比赛在我们眼中跟电影里陈真殴打藤田刚的意义



小时候的福原爱

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虐洋”来彰显民族自豪感。比赛如果没有洋人参与,那自然无光可争,退化为运动员个人对荣誉和日后待遇的争夺。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中国观众更倾向于关电视睡觉——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抛去镀在体育运动表面的那层爱国主义金光,咱们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并不懂得欣赏运动本身之美。

于是,中国乒乓球最黑暗的时代随着它最光辉的时代一同降临了。

然而正在此时,“勉强”的“爱酱”从天而降。对于这些能让乒乓球看起来仍像这个世界运动的“陪练”,咱们中国人向来是很萌他们的,想当年瓦尔德内尔不是就被亲切地称为老瓦吗?

如果单论比赛技艺,“爱酱”这个“陪练”还不如当年的老瓦。身为“常青树”的老瓦有点守擂者的感觉,很多中国观众看他比赛时

还有一种“勇者战魔王”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在看中国选手打“爱酱”时则完全不存在,在赛场上,张怡宁们几乎想赢几个是几个,跟“爱酱”比,张怡宁们才是“魔王”,而“爱酱”也不是什么勇者,而类似于那个“吃饭睡觉打豆豆”的笑话里的那个豆豆。“爱酱”萌就萌在她的“人畜无害”上。“爱酱”不仅“人畜无害”,又爱哭。“大魔王打哭爱酱”的新闻时不时都能挠一下咱中国人的痒痒肉。“爱酱”被打哭,满足的是国人对虐洋的精神需求。

只是我在想,假如有一天,“爱酱”不那么“人畜无害”了,真能从中国手中夺下一枚金牌,甚至她学走的技术在未来真能让中国在乒乓球上不再制霸,我们中国人还会有那份宽容,像今天这样如此萌她吗?

我知道这几乎不可能,但这个假设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